第二百三十三章 恶犬

“你有男人的味道我能理解，只是你有女人身上的味道是怎么回事？昨晚洗澡我们可是帮你脱过衣服，你很正常呀。”

这话让仇不由自主的往后缩了缩身子，紧了紧身上的衣服。

“你身上的衣服都是我的。”

仇吸了口气，松了松自己衣领，感觉有一层鸡皮疙瘩从身上升起。

看着仇的动作，蓝说：“别这样好吧，这衣服我又没穿过。”

仇瞥了蓝一眼，再次趴在了桌子上。

“别睡呀，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你不会强上了什么良家妇女吧？”

仇沉闷的声音传出：“不想搭理你。”

“行，你自己想想吧。雷亚练完药咱们出去逛逛，省得你在房间里想东想西的。”雷亚出去顺手关上房门，不过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蓝的眼神已经不再死气沉沉。

趴在桌子上的仇脑海中回想起来昨天晚上的事情。那是战斗之前的晚上，与顾心林他们分开打开自己的房门时，一股奇异的感觉从周围传来，打了个哈欠确定自己的感觉。

顺手关上房门。

一切都跟平常一样，喝口水。

放下茶杯，一股刺骨的凉意刺向自己的大腿根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

出手之人不说有多狠绝对够辣。

‘七刺’之一步伐‘虚空行走’被仇踩出，一柄漆黑的匕首从自己面前穿过，一个漆黑的人影瞬间现行又再次消失在自己眼前，好像从虚空中钻出来一样。

“七刺？”看着眼前熟悉的招式仇有些奇怪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用‘垂天之翼’的能力。

没有过多的思考，仇周围出现了一片黑雾身形消失在房间中，也是同样的招式‘魔雾缠身’。

寂静一下子笼罩了整个房间，但是在这寂静中对了几分诡异。

一声脆亮的利器碰撞的声音在寂静中传开，两个身影在空荡荡的房间中一闪而过，再次隐藏进虚空。

刚才的碰撞打成了平手，两人都没占到便宜。

寂静没有维持多长时间，又是一声脆响响起，这声脆响像是一块敲门砖，第二声、第三声，两人的身影同时在房间的显现又消失，出现在各个角落，每次出现都是一声利器碰撞的声音。

两人一连七次交手谁都没占都便宜。

不过这七次交手中仇也不是毫无收获，至少得到对方是一个女人的消息。

两人都喘了口气，接着身影再次从房间中显现，一声嗡音从从仇的脑子中响起，刺骨的寒意从腰间传来，这家伙没想致自己于死地。

虽然脑子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但身体还是使出了该有的武技‘虚空行走’发挥到了极致，敌人那漆黑的匕首划过腰间的衣袋，在仇后退的身形中飞了出来。

卡拉的落在地上。

这声音一下刺激到了仇的大脑，意识瞬间清醒过来，刀反手划过这次不是‘七刺’而是武技‘冲击之刃’，两个匕首发出的不再是清脆的声音而是一声灵气炸裂，敌人的身形被炸飞了出去，撞到门上。

门上亮起一道阵纹。

这是她事先刻好的禁锢阵纹，为的就是怕他打不过逃走而且无法求救，只是没想到这个阵纹给自己用了。

本来是在师父那里听说自己那个古怪的师伯竟然收了一个徒弟，这让她大为惊奇而且不服，师伯一直在说自己刺客天赋不低但是不适合当刺客，因为这话师父和师伯在荒芜之地打了三天。

最后不欢而散，而且师伯还说会找一个天赋更高的弟子，来证明自己不适合当刺客。

冰原大战之后突然回到总部的师伯就把这个弟子告诉了师父，也就传到了自己的耳朵中。

经过一个月的打探终于找到了这个天赋比自己高的家伙，好不容易从总部逃出来就是想教训一下这个家伙，只是没想到刚才战斗的时候老毛病又犯了。

自认为‘魔音灌脑’会完美的掌控局面，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突然清醒过来，在战斗中太过自信甚至自大是刺客的大忌。

刚要起身就感觉自己的脑子也嗡了一声，半秒的时间从‘魔音灌脑’中挣脱出来，一股无力感从四肢传来，身体的灵气停止转动，下巴被人抬了起来，看到的是一双冰冷的眼，在闪亮的刻阵光芒中反射出精光。

“垂天之翼的人？”仇审问道。

不过自己的问题并没有被回答。

“我知道你对我没杀意，只是下手也太黑了。”仇的手离开女子的下巴。

感受着自己的身体被放开，刚要在腰间掏东西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一软瘫在了房门上，然后被人粗暴的丢在床上，也幸好床很软。

这层软床或许她该感谢仇的妹妹，因为仇仍然记得妹妹曾经说的愿望要一张很软的床。

“现在你没思考的余地。”仇的声音有些急促和干燥，一把撕开了女子的衣服。

“混蛋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女子惶恐的挣扎，现在完全失去了作为一名刺客的素养只有惊恐、慌张和恐惧，但是身体上的无力感阻止着自己的反抗，甚至连自杀都不能。

“你知道一句话吗？”仇粗鲁的压在女子的身上，眼中的野性和疯狂好像一直恶犬，也根本没给女子考虑的机会，轻声在她耳边说：“通往女子灵魂的捷径是阴道。”

这句话把女子的心彻底打进了冷渊。

“嗯~”一声哀嚎从女子的嘴中喊出，接着声音接连不断的从嘴中传出，周围的禁锢阵纹一阵阵的闪起亮光掩盖着房间中的声音。

直到凌晨时分房间中的刻阵亮光熄灭，声音停息下来，仇顺手一巴掌打在了‘敌人’的屁股上，发出啪的一声，眼神和表情和他回忆中的包维乐如出一辙。

“现在给你个报仇的机会。”仇一遍清理污渍一遍说：“你要不要？”

不过躺在床上的女子没有说话，现在什么话也不想说。

仇看了眼躺在床上的女子戳了戳她的脸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子没有搭理他，直勾勾的盯着房顶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不过确认她没死就行了。

仇自顾自的说：“我叫仇。”接着又给她穿好衣服说：“我会放了你，欢迎你以后来杀我，或者叫上你的同伴。”

从她使出‘七刺’就知道他是‘垂天之翼’的人呢，刚才还摸了下他的骨龄还跟自己差不多大，那就有可能是自己师姐之类的身份。虽然能力用的不错，但是素养上跟自己相比差的太远了。

不说是怎么发现了，在‘魔音灌脑’取得优势之后竟然就大摇大摆的攻向自己，导致自己留的后手都没用上，她就输了。

难道她的师父没教过她敌人不死就一刻不安全吗？

仇解开女子身上的禁锢说：“你自己打开门上那禁锢我不会，还有出去的时候小心点，院子里的那几个家伙比我厉害多了。”

接着弯腰去捡散落的硬币，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匕首出鞘的声音。

随着女子的靠近，仇房间中所有的蜡烛突然燃了起来，将整个房间照的大亮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出现在手中，光亮反射进女子的眼中。

片刻时间，仇再次把她压在身上，手中的匕首抵在了她的脖子上说：“第一次暗杀失败。首先你匕首出鞘的声音…”

仇刚说了一句，女子一下子咬到自己的唇上，突如其来的袭击一下子让仇的思想变成了空白，手中力气消退了几分，一股钻心的疼从腰间传来，让仇不由自主的哀嚎了一口。

女子把他从自己的身上推了下来，眼神厌恶的看着躺在地上的男人站起来。

“本来。”女子的声音很冷，一挥手解开门上的刻阵身上包裹起黑雾走了出去，房门自动轻轻关上。

“本来？这是她的名字？”仇从地上坐起来捡自己的铜币，接着目光落到了床上，那是一个纸包还鼓鼓的，好像放满了东西。

这个肯定不是自己的，应该是从本来的衣服里掉出来的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仇打开之后里面包满了整整齐齐的方块奶糖，看样子还被吃了三块。

仇放到鼻子边闻了闻笑了起来自语：“原来我闻到的是这个东西。”

在一开始进房间时就感觉自己的房间不一样多了一种味道，就是这方块奶糖。

头发雪白的仇从腰间拿出一块奶糖放进嘴中自语：“你会成为我的救星吗？”

另一片僻静的地方雷亚坐地上看着砂锅里的药说：“所以说这是你送我的礼物？”

小绿那温柔的女性声音响起：“当然了哥哥，不喜欢吗？”与炎老交谈时的冰冷截然不同。

“怎么会不喜欢，我超喜欢这份礼物。”雷亚控制着砂锅低下的绿焰回答。

现在这生之焰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随自己生随自己灭。

“是啊，跟我这么长时间也没说送我份礼物。”炎老飘在一旁看着燃在雷亚肩头的小绿嫉妒的说。

现在终于知道小绿是怎么防止她的身体再生第二个意识了，舍弃万古的身体，变成独立的存在，顺手又阴了身体一把，好算盘。

“您老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，咱两师徒情分的谁跟谁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呀。”

“你这话让我想清理门户。”

“哎~”雷亚的惊呼声传出，不过不是惊呼炎老，而是砂锅里的药，第一份已经被自己熬烂了，这是第二份。

好像一切跟炼制有关的自己就超级不在行。